春秋集義

三

程頥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魯君不往
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謝湜曰天王升遐王室變故之大者也諸侯以臣事
君以子事父其聞赴也近者當奔喪遠者當會葬臣
子哀痛之情也周衰列國朝聘不修征伐自擅告戒
不以王命而專盟出入不以王事而專會臣子之禮
掃地盡矣故天王之崩也喪不奔葬不會或以卿往
而身不行或以微臣往而卿不出春秋或書卿會葬

胡安國曰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縗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則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
曰世卿非禮褒賞褒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
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
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
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
亾幸爾春秋於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
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説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正也求之者非正也交譏之

謝湜曰武氏天子大夫也求卑辭也王葬天下所當

奉平王之葬王臣求賻於魯若卑者不足而求於尊

貧者不足而求於富王室卑微甚矣書求傷王室之

衰也諸侯社稷土田皆王所畀其穀禄貨財皆王所

有於王之葬而賻助之物不以子職供之諸侯不欽

大矣書來求著魯之罪也平王崩新王未行爵命武

氏乃以其子攝父之職將命於魯卿大夫稔習僭侈

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頤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謝湜曰諸侯吉相慶凶相弔卒相赴葬相助無以異股肱手足之相親也故列國卒葬必書魯公魯之君父也故死稱薨薨不名宋公之屬在宋則宋人君之在魯則天子之臣而已故死稱卒卒稱名

得而知矣葬臣子之事而皆因魯會而書有卒名而葬者七十一魯會而非卿也有卒名而不書葬者二十七彼告而魯不會也有卒名而卿會葬者六有卒不名而書葬者三亦魯會而非卿也卒不名不葬者七亦魯不會也古者諸侯之邦交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蓋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則必有會同和好之事至於告終易代則豈無弔恤賻葬之禮乎春秋之時王制亡矣徒以國勢之强弱私情之密踈而為之禮

為心也利其土田而已惡之大者也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為善也而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為善也而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為善也而況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為善也而況取不以順者乎春秋書伐於前而書戰書入書圍書取於後皆以甚其惡也

胡安國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

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常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之意也十二年莒人擅興兵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詩擊鼓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

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頤曰宋書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辠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辠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奸逆之人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程氏學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程頤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與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謝湜曰弑逆天下大惡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棄是不待命而誅者也故春秋殺弑賊稱人以明人皆得而殺之也濮陳地州吁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討而除之為力易矣方是時衛之卿佐無報國死難之忠無誅叛討賊之義故州吁不畏死至於八月然後殺之于濮也觀春秋書月書濮而臣子緩於討賊其罪見矣人心者君道所在也人心聽然後號令行號令行

立也晉不稱公子絶之也公子晉於次當立其立也
國人之所同欲也春秋以為不當立而絶其公子者
以其不命於王也國天子之國位天子之位然則列
國皆王臣也是以正朔命令不敢自專禮樂征伐不
敢自出而況繼世傳位而可以擅立者哉衛人以晉
於次當立而不復請命於王是國人可以立君也晉
以公子受國人之立而不復聽命於王是公子可私
受人之立也王命天下之大本也國人不得而私立

春秋集義卷四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又馮氏說見綱領下

程頤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程氏學曰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夫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譏可知矣

胡安國曰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
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
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程頤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
以為疑故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無禮
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
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

禮後世遂為諸公之廟皆僭用焉故孔子每因事而書之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胡安國曰考者始成而祀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

罪昭矣生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朱熹曰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

初獻六羽

謝湜曰六羽諸侯所用之舞也魯用天子八佾久矣仲子之考宮也隱公以諸侯六羽獻之春秋因其復用侯禮也書曰初獻六羽以明得禮之正也以明魯

國僭用天子禮樂非一日也昔者成王追念周公之功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伯禽承成王之命而受之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然則魯之大禮在成王為不當賜在伯禽為不當受成王違禮賜之伯禽違禮受之非正也在周公之廟已非正矣後世沿習其事而諸公之廟亦用焉僭之大者也君臣上下天下之大分也先王車服器用之間皆以升降為之節所以嚴其分也一失之不正一僭之不治則上下

之分不明而兩政耦國之患起矣故六羽書初獻所以明久僭而正大典也妾惟君母然後立廟祔于妾祖姑

胡安國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干羽之揔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

螟

程頤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謝湜曰螟虫之食苗者螟螣之屬皆隂陽沴氣所生故隂陽不和則螟螟出則為苗害

胡安國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詩云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程頤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謝湜曰宋人之伐鄭也攻長葛而圍之志於奪邑而

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
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變平非國君之道又曰鄭人
來渝平魯先與鄭和至是鄭人來渝平變前之平也
書曰鄭人來渝平以罪鄭
又曰魯與鄭舊修好旣而廹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
故鄭來絶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
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謝湜曰小國爭朝大國交聘非事而會相要而盟皆

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遇于清
其秋會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
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
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
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
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
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
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以輸平

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
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
接我則書位是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
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于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
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程頤曰不名史闕也

謝湜曰諸侯卒而不名者以其名不見於冊故也魯

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國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

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朱熹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薨者臣子之辭以卒為貶辭者恐亦非是

夏城中丘

程頤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

事妨於上上下不給而國本虛矣凡城時不時善不善皆書重人力也重人力以示土功之不可不重也城而時猶在所慮而況城而不時者乎城而善猶在所慮而況城而不善者乎國以政治為本仁義不足以結民心法制不足以齊民力則城雖固適為寇盜之資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國闇君以城危國然則政之不修而城之是務非保國之道也書城中丘而隱公棄內務外其失見矣

胡安國曰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

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
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
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
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
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
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
年同
程氏學曰諸侯之子稱公子故君之兄弟亦稱公子

公以母弟寵年而尊之也親親之道其厚薄有常制
其隆殺有常禮不可過也爵過則僭祿過則侈行於
宗室而親戚干政之患起矣僖公私同母之愛寵年
異於他弟以至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無知所以
終為背逆者出於寵年過制也春秋於年聘書弟而
僖公以母弟兆亂其源見於此矣
胡安國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
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

兄弟者責其薄友愛之義致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爾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

民㬥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
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
也仁人於兄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
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程頤曰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之非
義之甚也
謝湜曰邾鄰國元年公及儀父盟七年公伐邾盟不

立則見衛不救王臣之患曰以歸則非執也以罪凡伯不死位也春秋有一句而合數義者類如此

謝湜曰聘禮天子以親邦國以禮士諸侯以省天子以結鄰好周之盛時諸侯以時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于諸侯故上下内外一心而天下治春秋天王下聘則出於王室微弱而為之非行人時聘之禮也故魯未嘗入聘于周而王使卿來聘于魯又曰凡伯天子之使也戎舉大衆伐凡伯王室之辱也王臣將命

春秋集義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